

从2007年4月2日成立至今,台湾“最高法院检察署特别侦查组”掀起了台湾政界、舆论界的风暴。一批平时风光无限的台湾政界名流、商界大腕经特侦组侦查完结后,成了阶下囚。而陈水扁案第一阶段侦查完结被移送法庭后,围绕着“是否羁押陈水扁”,特侦组与负责审理“扁案”的台北地方法院进行了一场司法大战。深陷“扁案”中的特侦组,无疑成了这场连续不断的风暴的中心。而以陈云南为主任的“特侦8人组”,他们的一举一动都被媒体、被正在形成的历史“记录在案”。

“扁案”风暴中的特侦组

快报记者 张孝义 杨肃民 台北报道



11月11日陈水扁前往法院听判时,高举手铐。资料图片

捉放扁 特侦组抗告失败

11月12日,几乎所有的纸媒都把戴着手铐的陈水扁作为当天的“封面人物”。同一天,台北地方法院合议庭作出裁决,将陈水扁羁押禁见。

这以后将近一个月时间里,陈水扁成了媒体的“宠儿”,绝食、写诗、写遗书……善于作秀的他演出了一幕接一幕的闹剧。而与此相对应的是,特侦组却在低调地有条不紊做着他们的工作——起草针对陈水扁的起诉书。

12月12日,特侦组的8位检察官对媒体,公布了对陈水扁家族和同案的第一份起诉书。281页厚的起诉书建议台北地院给予陈水扁“最严厉的制裁”。

可是谁也没有想到,台北地院在13日凌晨当庭无保释放了陈水扁。

这以后,特侦组与台北地院围绕陈水扁的捉与放打起了一场司法大战——特侦组提起抗告,台湾高等法院撤销台北地院释放陈水扁的裁定,发回台北地院更裁。而台北地院羁押庭于18日宣布维持早先的决定,释放陈水扁。特侦组抗告失败,这个团队遇到了新的挫折。而之前,它的运作也并不是一帆风顺……

前身“查黑中心”没有正式编制

台湾地区2000年领导人选举,在野的民进党,以“改革者”的角色争取到了选票,替代了在台湾地区执政五十年的国民党政府。陈水扁“执政”后,曾经试图改革过去国民党

施政贪腐的恶劣印象。

陈水扁任命的“法务部长”陈定南发现,简称“高检署”的台湾“高等法院检察署”,很多检察官在地方法院检察署服务时有相当丰富的办案经验,调升到“高等法院检察署”之后,却只能处理一些上诉、再议等事务性的业务,是一种人才的浪费,如果这些优秀的检察官能投入整肃贪污案件的侦办,一定可以达到澄清吏治的功能。

当时的“法务部”根据陈定南的意见,提出在“高检署”成立“查缉黑金行动中心”,调集一、二审优秀检察官、调查员合署办公,以发挥统合效果,全力扫除黑金。名为“查缉黑金”,目的就是严打黑帮暴力犯罪及政商挂钩的金权犯罪。但是台湾没有“高检署”可以侦办这些案件的规定,这个中心也就是编制内的正式机关,所以“查缉黑金行动中心”等与是临时性的组合。

大刀阔斧 斩黑金行动惹争议

查黑中心在2000年7月1日正式挂牌运作。敲锣打鼓的成立仪式背后,也有不以为然的意见,认为查黑中心人单势孤,不可能有什么了不起的作为。

事实上,查黑中心成立后,绩效确实不错,办了许多以往台湾民众认为是权贵犯罪的刑案,例如具有黑社会背景的“民意代表”颜清标、罗福助,都在查黑中心的努力下,被提起公诉。

查黑中心运作几年来,成绩有目共睹,台湾主管金融业务的“金融监督管理委员会”,其中负责检查业务的检查局长李进诚,因为涉及股票市场上

市公司内线交易放空案,即台湾媒体称的“股市秃鹰案”,也被查黑中心起诉。

台湾社会最难侦办的贪污案件是“民意代表”,主要原因是政治人物操弄族群撕裂,“民意代表”贪污犯罪一旦东窗事发,就不断嚷嚷着是敌对阵营的“政治迫害”,接着通过各种关系向检察机关施加压力,干扰案件的侦办。

陈水扁授意成立查黑中心,是打着如意算盘的,想借着查黑中心的检察力量,来清算国民党时代的贪污舞弊。可是,民进党自己并没有做好自我管理,印证了“权力使人腐化”这句名言。查黑中心的大刀闯进了国民党,发现民进党也存在贪污的脚步,开始转向民进党的官员和“民意代表”,都是特侦组非常痛恨,所以在审查查黑中心的预算时,称查黑中心是“黑机关”,不在体制内,合法性有很大的瑕疵,应该裁撤。

这些“民意代表”对查黑中心非常痛恨,所以在审查查黑中心的预算时,称查黑中心是“黑机关”,不在体制内,合法性有很大的瑕疵,应该裁撤。

“修法”给名分 地位确立

可是台湾民意不容许“民意代表”假预算来整肃查黑中心,几次预算都在舆论强烈要求下,过关。检察系统的有志之士认为,长久以来查黑中心也是以“任务编组”形态存在,也是真的不是办法,于是开始草拟法案,企图经过“修法”,来给查黑中心一个名分,名称就应该是叫“特别侦查组”。

“特别侦查组”有点仿效美国的“特别检察官制度”,权力非常大,在美国尼克松时代发生“水门案件”时就成立过,克林顿任内发生“白水案”时也成立过,都是为了调查总统

的滥权或贪污。

去年二月“检察总长”陈聪明就任后,寻访人才组织特侦组。四月二日特侦组正式挂牌运作,承担起严打黑金的重大责任。

依编制,特侦组可以有六到十五名检察官,包括一名特侦组主任。陈聪明并没有把名额编满,当时进入特侦组的检察官,包括起诉马英九特别费案的侯宽仁、查黑中心时代的执行秘书沈明伦、起诉陈水扁妻子吴淑珍“机要费”贪污案的周士雄。

其他检察官包括,侦办过三·一九枪击案的台南地检署检察长朱朝亮、高雄高分检署检察长吴文忠、板桥地检署主任检察官李海龙、高检署检察官周志荣、台北地检署主任检察官越方如、检察官林嘉慧。这些检察官办案经验相当丰富,堪当严打黑金的重任。

初战受阻 两名检察官去职

特侦组是一个专门侦查高官显要犯罪的侦查机关,所以台湾高层的特别费贪污案,“经济部”投资华扬史威灵航太工业案、中华航空公司采购飞机弊案,还有一些疑云重重的“三·一九枪击案”,都是特侦组侦查的案件。当然,陈水扁涉嫌贪污,这么重大案件的侦查重任也落在特侦组身上。

特侦组运作初期相当不顺,原因一方面是特侦组检察官及工作人员来自台湾各地,需要时间整合;再者,以往查黑中心人单力薄,留下不少旧案,特侦组必须消化这些旧案之后,才能顺利运作。

台湾民众对特侦组“爱之深、责之切”,好不容易有了一

特侦组明天商讨“二次抗告”

陈水扁被起诉之后,被台北地院无保释放,特侦组向台湾高等法院提出抗告,被发回台北地院更裁,检察官的滔滔论述,仍无法让法院羁押陈水扁,特侦组并没有因此气馁,正做好准备,可能在下周再次向台湾高等法院提出抗告。

事实上,因为台北地院合议庭的审判长周占春受理本案,特侦组原本对羁押陈水扁就不抱很大的希望,因为周占春从十几年前就是台湾“司法改革”的健将,一直倡议所谓的“司法人权”,所以想要在他手上完成羁押陈水扁,几乎是件“不可能完成的任务”,特侦组也是“知其不可而为之”,因为如果不再提抗告,不仅监营人士会抨击特侦组“放水”,也违背了民意,特侦组抗告前民意调查显示,超过73%的台湾民众赞成提起抗告。

另外,二度无保释放陈水扁的周占春,虽然被绿营赞誉,但也饱受不同立场者的批评,有“揭弊天王”外号的邱毅,就直指周是陈水扁安排在法院的“明桩”。在这种蓝绿对峙的情况下,周占春也自知不讨好,所以他也对外表示,如果特侦组再提抗告,他希望台湾高等法院能自行裁定。

特侦组已决定在下周一上班后,在“检察总长”邀集下,八个检察官一起开会,讨论再抗告事宜。陈水扁很可能下周还要再面对一次羁押与否的“保卫战”。而且,陈水扁所涉嫌的“二次金融改革”等弊案也都在特侦组侦办中,特侦组有可能申请另案羁押,扁案并未结束,仍有好戏可看。

“史上最牛的发言人”、特侦组主任陈云南被媒体包围时说得最多的一句话

无可奉告

大陆海协会会长陈云林十一月初赴台访问,台湾地区领导人马英九接受电子媒体访问时,主持人问他一个无厘头问题:“请问陈云林和陈云南是什么关系?”马英九愣了一下,回答说:“噢!一个叫云林,却来自大陆,叫云南的却是在台湾土生土长,从没到过云南。”说罢还自我解嘲地笑了起来。

陈云南与陈云林,虽然名字只差一个字,却没有任何关系,他们不是离散多年的亲兄弟,只是凑巧名字当中有个“云”字,但在台湾、在大陆,两个人都红遍大江南北,甚至名扬海外。特别是陈云南,随着“陈水扁贪腐案”被正式移交法院审理,这位台湾特侦组主任兼发言人日益成为人们关注的对象。



被媒体包围的陈云南

诸流水。

五月二十日,陈水扁下台前,特侦组就悄悄清查了他跟太太吴淑珍的账户,收集可疑不法资金的证据。只是,陈水扁还在台上,受到法律保障,特侦组不能光明正大的调查,只能清查台湾的资金部分,因为海外的重要资金线索,被当时的“调查局长”叶盛茂隐藏了起来。

陈水扁下台当天,特侦组就把乡下洗钱案分案侦办,这个举动引起民进党的“民意代表”不满,质疑特侦组太不给陈水扁面子。特侦组坦白说,贪腐势力的第一道反扑已经出现,未来更要小心翼翼。

压力环伺下,特侦组的检察官一直默默忍受着,外界的攻击却不曾停歇。在族群撕裂的台湾地区,拥有检察的权力,就会成为攻击的箭靶,不论蓝、绿阵营,都视特侦组为眼中钉。马英九特别费案,特侦组检察官侯宽仁被指曲解证人原意,侦查笔录造假。

一番风雨雨雨之后,侯宽仁离开了特侦组,另一名检察官周志荣也因为学深造离开了,留下来的检察官只剩下八人,接着却要面临陈水扁的贪污案,社会各界也期待着特侦组能办出名堂。

特侦组侦查陈水扁贪污洗钱案,面临的对手与其他案件相当不同,不但诉讼招数层出不穷,干扰手段更是无所不用其极。

表面上,陈水扁是到乡下寻求台湾人民的支持,实际上,这些乡下的“民意代表”,选举的时候都收了陈水扁的好处,他的下乡,就是告诉这些傀儡信徒,别以为自己可以置身事外,一定要尽最大努力干扰特侦组的侦查。

一句掏心窝的话,打动了

为了打击特侦组,陈水扁还企图拉拢朱朝亮、吴文忠两位检察官,制造检察官私下会晤被告的“新闻”。好在没有得逞。

沙盘推演 特侦组见招拆招

特侦组的检察官们当然知道陈水扁的伎俩,他们研拟对策,逐一化解陈水扁破坏案件侦办的动作。

侦查计划很重要,尤其是精细周到的侦查计划,可以事先预料到很多可能发生的状况。特侦组每一次进行的搜查、约谈,都经过事先精密的沙盘推演。从八月十六日起,特侦组发动了九次搜查,除了陈水扁的住处、办公室被搜查外,他使用的“调查局长”叶盛茂隐藏了起来。

陈水扁有很多“死忠”的部属,他的办公室机要更是当然成员,一些他任命的“部长”,也都对他唯命是从,特侦组必须从这些部属突破,才能找出真相。

特侦组羁押陈水扁的心腹,并不是如陈水扁徒弟孙指责的仅仅为了“押人交供”,陈镇慧收押当时,特侦组的检察官就告诉她,“你在陈水扁办公室一定会受到很大的压力,到了看守所,你仔细想想,想想你的丈夫、小孩,你值得承担这么大的压力吗?”一句掏心窝的话,打动了

陈镇慧,前思后想,她决定诚实面对。她的全盘招供,配合特侦组查出的事证,确立了陈水扁在“机要费”上的犯罪事实,也证明了他汇往海外的钱是犯罪所得的洗钱行为。

“高检署”查黑中心两年前因“机要费”以他人发票诈领核销,起诉吴淑珍等四名被告贪污及伪造文书。特侦组起诉陈水扁,当然也有贪污罪,不同的是,过去起诉的贪污法案是利用职务诈取财物罪,这一波起诉,除了原先的法案外,还多了侵占公有财物罪,这两项犯罪,最低的刑阶就已经是十七年。

穷尽所能 特侦组一个不放过

尽管陈水扁辩称“机要费”是“特别的特别费”,实际上却不是如此。依法律规定,“机要费”不能圈吞卷底核销,即使由出纳单位先发给陈水扁办公室的费用,陈水扁办公室也只能保管,因为先发出来的费用是公款。

既然是公款,陈水扁把这些由他的办公室保管的公款“搬”进私人口袋,就是明显侵占公有财物的贪污行为。“机要费”每一笔花费,都需要单据核销,以往查黑中心起诉吴淑珍的不法所得是一千四百八十万新台币,实际上,购买三家百货公司礼券的一千一百九十九万的发票,还有每年的“机密费”,扁家都放进了私人口袋,金额超过亿元。

另外,不法洗钱的部分,就是被瑞士检方所冻结查扣的二千一百万美钞(折合新台币七亿元),这笔钱扁家称是“选举结余款”,却不敢放在台湾,通过层层人头转汇到

海外,受益人全是扁的子女陈致中、陈幸妤。特侦组追查这笔洗钱真是穷尽所有可能,简直“上穷碧落下黄泉”,把所有账户都摊开来,才把扁家的金流图像拼图般凑齐,让外界能一窥全貌。

特侦组检察官林嘉慧在起诉书上这样表述,“一般人对于洗钱的认知,就是把黑钱漂白,当然也有贪污罪,利用银行、债券或其他金融商品管道,让这些赃款找不出来,通常经过两层漂白,就已经‘很功夫’。扁家洗钱管道相信可以成为洗钱防制的教材,不但管道多,层次复杂,使用的货币之多也是难以想象,可以说是洗钱的‘经典之作’。”

特侦组起诉扁家四大弊案,14名被告,起诉书公布后,很多民进党的绿营人士看了起诉书,才知道他们曾经拥护的“共主”竟然是贪婪到如此不堪,就连曾是陈水扁副手的吕秀莲也说,虽然同在一个地方上班,但她到现在才发现,她完全不认识陈水扁。

在厚达281页的起诉书公布之后,陈水扁在绿营人士心目中的地位,可以说一落千丈,尤其是目前全球经济萧条,失业人口急增的当下,很多人在年关前被裁员,很多人预计没了年终奖,但反观扁家,除了“海角七亿”,在岛内还有宝徕近百坪(一坪相当于3.3个平方米)的豪宅,最近还传,一坪值新台币130多万元,“元大一品苑”,扁家就订了两户。去年十月,知名艺人周杰伦传出砸三亿多订下两户,获得证实,但扁家利用权势,外传只花了一亿多就买了二户。

快报记者 杨肃民 台北报道

“涉世未深”的检察官

长着一张国字脸的陈云南,出生在台湾南部嘉义县中埔乡同仁村,嘉义县有个知名风景区“阿里山”,是大陆同胞旅游台湾必到的地方。陈云南是客家人,小时候家中十分清苦,他靠着自我砥砺,考上了台北的私立东吴大学法律系。

陈云南大学毕业后,先考取法院书记官,当了多年的书记官后,经工作之余苦读后才考取司法官,在培训司法官的法训所第十七期结业。他考上也是一早就到办公室加班。他永远是第一个到特侦组开门的人,每晚也都留到晚间十点左右才离开。

担任特侦组发言人,陈云南几乎每天都得面对媒体,对于记者的查证,他最常出现的回应是“事涉侦查内容,不便说明”;而且不记记者如何旁敲侧击,他的回答都是如此。

不过,陈云南也有独特的幽默。对于许多提问,陈云南会说“我没有参与讯问,没有在场,不清楚”;有时加一句“我只是打杂的”,还说“这都是其他青年才俊(指特侦组内较年轻的检察官)的功劳”,他不敢居功。

陈云南的标准答案,不是说“无可奉告”,就是说“这是侦查内容,不便在这边说”。他也会这样回答,“将来的事情以后再说。”有一次,记者问他,“借提几个可以跟我们说说吗?”陈云南回答,“嗯,现在要再查查,才能确定。”反正就是王顾左右而言他,四两拨千斤。

最经典的一次,发生在今年十月间,被押的吴淑珍的胞兄吴景茂从看守所被借提回特侦组,媒体记者已经拍到,但向陈云南求证时,他眉头一皱板着脸,“没有,谁说的?”记者松开身体拍到后,陈云南才松开口承认说:“那就有”,然后面不改色地走进特侦组,丢下媒体记者一脸错愕。

刚接下特侦组主任一职后,特侦组有长达一年的时间被批评没有绩效,还有人讥笑他们是“特别费侦查组”。

一直到陈水扁今年5月20日卸任后,当天特侦组签请把陈水扁当被告,限制出境、海外,债务或其他金融商品管道,让这些赃款找不出来,通常经过两层漂白,就已经‘很功夫’。扁家洗钱管道相信可以成为洗钱防制的教材,不但管道多,层次复杂,使用的货币之多也是难以想象,可以说是洗钱的‘经典之作’。”

特侦组起诉扁家四大弊案,14名被告,起诉书公布后,很多民进党的绿营人士看了起诉书,才知道他们曾经拥护的“共主”竟然是贪婪到如此不堪,就连曾是陈水扁副手的吕秀莲也说,虽然同在一个地方上班,但她到现在才发现,她完全不认识陈水扁。

特立独行的“云南伯”

自律甚严的陈云南,家住台北县新店市,至今仍每天搭公交车上、下班。

身材不高,大约一米六左右,长得很平头,满头白发,大大的国字脸,永远穿着一件短袖藏青色的青年装,这就是陈云南最显著的“注册商标”。由于担任特侦组的发言人,每天周旋在众多媒体之间,所以“云南伯”之名也不胫而走。

陈云南不论天气多冷,就算寒流来,别人都穿大衣、围巾,他则永远是那一件短袖衬衫。好奇的人会同,他难道没有别的服装?据跟他熟识的友人透露,他家的衣橱里真的就只有那么几套衣服在换洗。

南部乡下长大的他,从小家境贫寒,就算后来当了司法官有了不差的钱,他还是维持克勤克俭的习性。同仁说他,说他是个人的看法。最后特侦组提出抗告,陈水扁的委任陈云南来点攻击,说是政治打压,上级施压才改变,违反戒严原则等。这让“云南伯”初尝口误的苦果,不得不出面道歉。